



六四·三十年 广场

晚会发言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 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端传媒香港组 | 2019-06-04



摄：林振东/端传媒

（编者按：30年前，香港学联代表李兰菊在北京支援八九学运，1989年6月，她见证了清场一幕，以下是她今夜在支联会烛光悼念集会上的发言，经端传媒整合初稿及现场发言刊出。）

作为天安门的幸存者，为六四屠杀做见证，向来是责无旁贷。但雨伞运动之后，我曾经心灰意冷。尤其局势开始发展得太过似六四镇压的前夕。于是，多年来抑压著的伤痛一次过暴发，压跨了我的精神健康，这几年，我也需要医生和药物的帮助。所以当支联会联络我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站出来做见证。直至占中九子罪成，[朱耀明牧师的一篇陈情信](#)，我终于明白到，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要有勇气作正确的决定。能够多走一步，就多走一步！

多年来，我在海外一直参加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的工作。在海外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有好多想像不到的困难，但我们每一次想到维园的烛光，我们就有力量支撑下去。香港，不单止是一个商业社会，你们手上每一点的烛光，都在国际社会上照亮了香港的名字。香港维园的烛光，才是香港人真正的精神面貌！

今晚我们来悼念六四的亡魂，但更要坚持平反六四，因为六四不但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残暴，更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无耻的谎言。

今晚，我想大家在中国以外的名字，记住这一班人。我要见证他们所值得你们纪念的一切！

“我哥哥被他们打死了！”

1989年6月3日晚上，大概9点，我们学联4个成员在北京饭店准备去天安门广场。一落到大堂，就有香港记者围著我们，叫我们不要去广场，因为他们收到可靠的消息，军队将会清场。但我们已经将自己视为北京学生的一分子，我们要与他们共同进退。

于是，我们来到广场的总指挥部，到了10点左右，一切似乎平静，但突然之间，学生广播站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一个男同学哭著说：“同学呀！他们真的开枪！向我们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坦克疯狂碾压人群，我身边的同学已中枪，我拿著他的血衣来向你们报告，军

队已在城外杀入天安门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总指挥部立即要同学表决，大部份坚决留守广场！因为既然已有同学牺牲，已经退无可退，不可撤退！

“听学生的话，和平请愿，坚持到底，不能被人有借口说我们是暴徒。”于是他带著工人用身体挡在学生的前面，保护我们。

这时候，有更多的同学组成纠察队，赶去城外支援挡军队。我们几个学联成员也决定加入纠察队。但当我们去到历史博物馆前面，已经见到军队从地道出来，在历史博物馆台阶前，已有几百个军人荷枪实弹在列阵。但在他们前面，仍有几十个市民和学生，组成人墙与他们对峙。

由于我见到眼前的军队尚算克制。我以为我看到希望！

但没多久，天安门广场上空远处发出了军用讯号弹，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见到好多死伤者被抬到附近的救伤站。这时候，有年青工人拿著木棍和石头准备保护学生。但有学生对他们说：“放下武器，我们是和平请愿，坚持到底。”一个老工人老泪纵横的对年青工人说：“听学生的话，放低武器，和平请愿，坚持到底，我们不能被人有借口说我们是动乱。”于是他带著几个年轻工人用身体挡在学生的前面，来保护我们。

接近凌晨时分，有更多的讯号弹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我们听到，博物馆后面开始有枪声，由远而近。博物馆树丛后面，我看到有个中学生拿著一块石头，要冲向我们面前的军队，他叫喊著说：“哥哥、哥哥，我哥哥被他们打死了，我要跟他们拚命！”我花尽全身气力拉著他，向他说：“小兄弟，不可以呀，危险呀！”

他伏在我肩头上，不停地哭，哭得像个绝望的老人。后来有一架救伤车离开救护站，这个小兄弟就追著救伤车喊著“哥哥、哥哥.....”消失在长安大街。

“香港的学生上救护车。”

大概半个小时后，有人告诉我，这个小兄弟血淋淋的被抬到救护站。我当时全身发抖，不断冒汗，想晕想呕，我觉得我不可以再支撑下去。于是，同学就扶我到救护站休息。在救

护站，死伤枕藉，有个大学生后颈被枪伤，伤得一片血肉模糊，全身瘫痪，但仍不停的说：“坚持到底，不要放弃。”

三十年来，我记住每一个细节，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脸容，记住他们的声音，记住他们的汗水和泪水，我甚至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救伤车不停响号，穿梭往来救护站与医院。有一架救伤车来到，在人群中，有人突然大声说：“香港的学生上救护车。”我们愕然，我们说□，我们没事，不需要去医院，不需要上救护车，我们会留在广场。

第二架救护车来了，更多的人群，更大的声音说：“香港的学生上救护车。”我们坚定不肯上车。于是，一个女医生上前握著我的手说：“孩子，你听我说，你要上救护车，你要离开天安门广场，安全的回到香港，告诉全世界的人，今晚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我们的政府是如何对待人民！”

于是，我就是这样，占了救护车的位置，离开天安门广场！

三十年来，我要求自己记住每一个细节，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脸容，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汗水，他们的泪水，甚至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三十年来，他们的唯一名字，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以中国的名义称他们为暴徒。

他们不是暴徒，他们是**1989**年的世界公民。他们勇敢坚毅，是展现人性光辉的世界公民。他们的事迹当年撼动了世界，在东欧推倒柏林围墙，瓦解铁幕政权。三十年过后，世界各地的媒体仍然继续关注这场未有完结的民主运动。

今晚，我们一起以人的名义，以公民的名义，以良心的名义，我们一同宣告，拒绝遗忘，拒绝谎言！

今晚，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真理下，我们以天赋人权，以人之所以作为人的那一份尊严，我们宣告：拒绝黑暗，选择光明！

六四周年

六四30年



热门头条

1.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2. 何边书：中美科技战，时代不站在华为和任正非一边
3.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4. 边缘化的六四论述：八九春夏，其实发生的是“两场运动”
5. 关键合作方“断供”，华为真的准备好了么？
6. “我当时，可能真是做对了一件事”——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上)
7. 半生被称刽子手，戒严部队军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8. 被围困的六四论述，需与后冷战的时代光谱重新对接
9. 华尔街日报：华为崛起之路伴随着剽窃与不正当竞争指控
10. 互动页面：工人、师生、母亲、记者——9个人的广场记忆

编辑推荐

1. 红顶商人与国民电锅：大同公司百年兴衰史
2. 贸易战下的中国中小厂商，等待特朗普喊停
3. 六四三十专题合集：打捞记忆，重现光影，再思未来
4. 艺术家、鼓手、火炬手，六四维园烛光晚会的二三事
5. 安徒：毋忘六四——三十年流亡及香港本土的记忆政治
6. 中国数据安全草案面世，保障了谁、规范了什么、是否行得通？
7. 六四后，中美关系、地缘政治与进退失据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8. 互动页面：工人、师生、母亲、记者——9个人的广场记忆

9.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10. “北京公社”的八个瞬间（下）：以“无政府主义”视角重构六四

延伸阅读

香港记者陈润芝的六四记忆：“每隔二十分钟，军人就开枪，砰砰砰砰”

同事打开房门朝外看，然后转过头，陈润芝第一次见到有人嘴唇是紫色的，“外面一定是军队。好恐怖。”

互动页面：工人、师生、母亲、记者——9个人的广场记忆

一切变得模糊之前，端传媒走访多地，以声音和影像留住一片记忆的虚拟场所。

一个人的战斗，没有退路的吴仁华

吴仁华三本书最初都在香港自费出版，封面是自己用 word 文档设计，“很难看、很粗糙”。“三十年过去了，你出版那些受害者名录，谁会买呢？”

“寻衅滋事”式纪念，陈云飞“快乐抗争”的心法

“公权力就是猛兽，我们目的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陈云飞就是驯兽师。

六四舞台庄梅岩：我们不能不做，香港人不会习惯那种没自由的生活方式

“直至来到第三十年，才终于觉得是时候要做点事——并不只是因为事情经过长年的沉淀、人生经历多了、心态转变了等，而是因为社会也变了，变得愈来愈扭曲。”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1990年，张先玲扫墓，看到儿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张纸条：“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